

最後之勝利



最後的勝利


余世鵬著

海角叢書

1929

金屋書店

版
所
有
權



中華民國十八年
七月初版
實價銀洋四角

這本集子蒙滕固先生留心校讀過，司徒喬先生贈以封面畫，作者不勝感激，此外在搜集和臚正的工作裏，得夢蓮女士的助力不少，作者也十分感謝。

目錄

最後的勝利

仇與罪

歸

兩封信

小神女

烏江河畔的一夜

放浪生活的斷片

最後的勝利

雄偉的朝陽徐徐從紫金山的峯頂升起，柔和地向着這個萬象重新的古都微笑，好像含着無限的慶祝和讚揚的美意。

朝陽門內那座被溫淡的晨風緊吻着的雅麗的洋房，現在已成為一位長官的辦公所了。

那園裏那幾棵梧桐樹下，一個年青的鬍子鎖着眉尖很惆悵的徘徊着，手指不時彈擦出一種響聲來。一剎那間他又站着抬頭向清朗的天空嘆了口氣，流露着十分誠懇祈求的情態。

他索性三步兩脚跑回他那個秘密的辦公室來，在那裏他看見他心腹的書記正在謄寫重要的公文。

「卓倫！請你暫時擱下那些文件，現在我有些要話同你談。」

「長官！有什麼要話？」

「你先把那些文件放在抽斗裏我才對你說。」

卓倫祇得從了他把一切的文件放回抽斗裏，便靜聽着長官對他說的話。

「卓倫！寬恕我的痴呆，我現在不能遏抑我的熱流的衝動。自從那天和你在鼓樓上無意中遇着那位你會認識過的女郎，到如今我的魂魄還不知飛到那裏去，她的全身無論那一部份都能够惹起我的苦思默索，如果我不能得到她，一切我都不願顧及了。你說你幼時曾和她同樓住過，可否你再替我寫封介紹信給她？雖然你那天已給我們彼此介紹過，可是她還不甚明白我的履歷，你是我最知心的同志，所以我深信你定會爲我完成這樁美事。」

「可以！」卓倫日來也覺情緒纏綿，苦擾心腦，加以長官那番根本衝突的祈求，不禁暗潮滾滾，悶從中生；然他素能體貼長官的心意，所以在他的面前唯有勉强的首肯而已。

卓倫雍容地從下層的抽斗裏拿出幾張箋紙就案揮着蛭屈盤旋之筆劃；長官雙手撐着腰，凝定眼睛微笑地看着他寫，神氣十分飛揚。他垂下頭，筆不離紙地寫了幾行，又停筆從頭重讀一回：

「蕙蘭仁妹青覽：

自卿別我東歸，倏經五載，縱不恨落花無語，安不怨流水無情。

從此芳跡杳渺，自以爲一別便成永隔，不意日前與長官何文錦君邂逅遇卿於古鐘樓上……」

他現在不知感觸着什麼，兀自在那裏苦索着總不能續寫下去，長官靜站了一刻便對他說：

「你在這裏慢慢地寫罷，我也到那邊寫封信邀她遲幾天同去遊覽城內的古跡。」

長官走後，卓倫擱下筆管，雙手抱着膝兒，呆靜地在那裏默憶着他五年

前和他的愛侶的甜蜜的留影。

★ ★ ★ ★ ★ ★ ★ ★

當卓倫十六歲那一年夏天不知丹徒有什麼事情發生，有一位婦人和她的獨女搬到南京來，租了卓倫家裏的一間房作暫寓。三天後，卓倫識得那位少女的姓名是朱蕙蘭，她的年齡比他的還小三年。

蕙蘭和他的母親是住在樓上東首的一個大房，西首那個就是卓倫的雅緻的書室，因此他們相見的機會很多，每日落課回來，卓倫就翻開一本英文書坐在洋臺外邊的沙發上念着，然一當蕙蘭出來，他就停卷默想着她。在他的眼前看來，蕙蘭是一個玲瓏乖覺，幽嫻慧淑的少女，別饒一種沉醉心魂的情韻風懷；她那嫵媚而媽潤的嫩頰，活潑潑的靈眸，曲彎彎的眉黛，和她那種沉靜不迫的神態一一都表出她是個超潔的童女；她的清涼美好的音喉，更帶

他的心魂縹緲地到那幻美的樂園去。

有一天卓倫坐在沙發上縫着一面小紅旗，適值他的母親經過那裏，看見他那拙劣的手工，忍不住替他縫了幾針；蕙蘭偶然走了來問她在縫着什麼？

「他想做一面旗，又不會縫，你給他做成好嗎？」他的母親有意無意地微笑的說。

「我也不會。」她紅羞起來曳着秀削的腰肢轉過臉一壁說一壁走。卓倫也覺得有些局促，頭兒低垂下去，心裏起了一種莫明所以的變態。

卓倫有時喜歡塗幾幅漫畫，有一個下午他在洋臺上寫着前邊的景物，蕙蘭站在近旁參觀，他覺得那幅畫繪得分外有生氣。當他寫完時蕙蘭回到廳裏招攬卓倫的弟妹們和別的孩子在那裏開幕演劇，她暗暗地吩咐卓倫的妹妹去向他取了那幅剛才完成的山水畫來作配景。各大小男女劇員佈置完妥後便把門緊閉着。成人們都在樓下談論着時局。

卓倫從遊廊裏輕輕地踏回他的書室，靜悄悄地從罅隙裏窺伺隔壁劇場上的人角。蕙蘭做個主角，要扮作一位女皇，她脫下她的外襖給他的妹妹穿作長袍，她那件粉紅的薄襯衣遮不住她的柔潤雪白的臂膊。她隨後又把一張布幔纏着全身，戴起那頂皇冕昂然坐在王座上，後面黏着卓倫的山水畫。她給他以無限的美感而使他深深地受着愛的顫動。他又窺見他的勇敢的小弟站在王位的前面，想做個勇猛的將軍。

劇臺上各大小人員的種種動作都給卓倫銳利的眼光攝收了，他特別注意那女皇的柔婉的舉止和淑靜的儀容，以爲在卓倫的每個血輪裏都充塞着她熱烈的愛，心湖上永遠翻映着她的嬌美的倩影，這些他自己也不明白。

再過一星期便是炎暑逼人的時分，有一個早晨卓倫五時就起來到書室去尋趣，在洋臺上他看見蕙蘭濃熟地睡在一張帆布榻上，她那件襯衣鬆開了兩個扣，曉風把衣角吹轉覆在她的胸前，袒露她凝酥的白體的一部份，她的蓬

鬆的雲鬢蓋着她惺忪的睡容，徐徐地呼吸着少女的溫香的喘息。

他默視了片刻，禁不住跑到書房裏拿出一張紙和一枝筆，踱到她的近旁把她的睡態活寫過來。可惜他還沒畫到她的足部，她就給街外的車聲拖了她的靈魂回來，卓倫看見她微微地輾轉着，就悄悄地跑回書室去，不知道給她發覺了沒有。

他現在對於她的青春愛情一分一分的熱烈起來，她的一切都足以使他的心魂昏迷顛倒，可是她還全然不知道，祇是快樂地消磨着她爛漫的嬌春。他最歡喜是當她天真地到他的面前來問字，或在旁邊聽他念英文，看他繪彩色畫。他希望自己一生能够享受着這些難以描畫的福樂。

他曾經夢見她忽然不知去向，他焦急起來跑去跪在愛神跟前泣求給他們再得重逢，果爾愛神導他的迷津，他驀然瞧見她乘着一匹白馬在石榴林中的溪水旁緩辮逍遙着，他伏在後面輕吻她的愛馬的足印，微舐她的愛馬的蹄涔

他又想抬起身追上前去會她一面，可是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總趕不上。這個縹緲的夢兒教他的愛魂更無歸宿。他現在最懇切的渴求是怎樣能夠捫觸一下她那柔滑的素手和得到她自己親筆寫出的字跡——尤其是「蕙蘭」這兩個字。沸騰騰的愛流從他的心泉裏直滾到他的指尖，可是這位聖嚴的姑娘豈好鹵妄造次？他如今只想得到她的筆跡作後日永久的留念。

思索了半天他才想出一個巧妙的伎倆。他假借一位F女子想到丹徒念書，所以當F女子寫封信給蕙蘭詢問她的母校的情形，還說她前幾天得她的大姑介紹精神上已認識了蕙蘭，而知道她的品德學問都很好。信尾又注明地址是由Y機關某先生轉。這位某先生就是卓倫假託的名字。

這封信寄了兩天後，卓倫時到Y機關旋轉，有一個下午他真驚喜欲絕；由某先生轉交F女子的信已靜候在玻璃信箱裏了。他由一位幹事的手裏顛巍巍地接過那封信便跑到密林裏拆開讀了三次。那封信的確是蕙蘭寫來的，火

竟說說她母校的實情和些謙虛的少女話，他把信尾的署名緊貼在嘴唇，目閉心迷地默想着他們將來的命運。

回家後他見到蕙蘭總有點特別的心理變態。蕙蘭覺得他日來的沉靜也不好意和他接近。

無情的時光不再把他們這種生活延長了。有一天卓倫在榻上聽到蕙蘭和她的母親要到外邊買些東西預備明天回到丹徒去，他的心裏就湧起一種酸潮，索性披衣起來，真情的衝動逼他到書案寫了一封很熱烈而冗長的信給她，仍當從前那位_F女子寫的；信裏說她聽到蕙蘭要回到丹徒去，心中非常難過，十分誠切地爲她祝福，還說她將來或會到丹徒來念書。

他恐怕郵寄趕不及送來，因此他只用個舊郵票黏在信面，畫個假印，趁着蕙蘭和她的母親還沒回來便放在門外的信箱裏，他自己便跑到玄武湖去遊蕩。在湖畔徘徊時，他心裏有些恐懼，因爲這封信是出於一時的熱情所綴成

的，字句的潦草不像女子的手筆，他懷疑她已經猜破了他這個悶葫蘆，不覺仰首哀呼道：「天呀！千萬千萬不要給她看破呀！」

黃昏的光景他纔敢踱回家去，當他穿過客廳時，許多婦人和大小丫頭在那裏談笑着，有些還微笑地望着他回來。他急忙跑回書室關上房門，戰戰慄慄地伏在書案上。他深信她們已看破了那封信，心裏又羞又恨，托病連飯也沒心去吃，到晚間也不敢和蕙蘭相見。

第二天天色還很昏黯他就跑了出去，他怕見蕙蘭的離別，也害羞再見她。他以後惟有在虛幻的夢裏或可以見到蕙蘭的影跡。



「卓倫！我寫好了，你呢？」長官突然來到卓倫的旁邊，把他剛才寫好的情書放在案上，與冲冲地說。

「沒有。」卓倫好像從甜美的幻夢中驚覺起來，翻轉他疲軟的身體，糊塗地說了一聲。

長官從袋裏掏出一個菸斗，啣在口裏放出烏烏的香煙。半晌，他又對卓倫說：

「這封介紹信是很重要的，你該替我用美麗的措詞和熱烈的情緒去攝引她的美魂。你知道，女子的心理……」

「長官！無論怎樣寫得好，也恐怕不會發生效力。我以為不如我親身到她家裏去說，這較為有把握些。你以為怎樣？」

「你能親身去見她是再好沒有的，那天她不是說過從那一邊可以去到她的住宅嗎？」

「路程我識得，不過要跑好幾里路才到她的家裏。」

「那麼你騎馬去就是，我這封信你可拿去給她，叫她那天定要與我們這

裏來。」

長官站在園門望着他忠勇的愛之使者騎着一匹黃馬匆匆從城堡邊那條窄路跑去。

在這個暮春的香風裏他打着馬跑過無數的麥田，路旁那些被馬蹄蹂躪而踏碎的野草在恨着這個鹵莽無情的暴客，山陂那些嬌媚的紫花在嘆着他的可憐的使命。

當他經過一條山徑時，不知爲什麼他猝然拍馬跑上崗頂，緩鬆了馬韁在草坪上兜着圈子，臉色十分憔悴，如同一朵萎悴的黃花，陰暗而淒清的眉峯間隱蓄着無限的幽抑。在這個堆垛屯壘的生人中間他現在碰到很多紛紜而不能解決的問題，兩種不可並立的愛情在他狂熱的心坎裏開始衝突激盪。他畢竟是個幼弱的青年，千方百計想遍都不能調和他內部的糾紛。

他的神經忽然緊張起來，難嘗的苦水潺潺泊泊地流入他的心池裏，不覺